

在黑暗中寻光

□黄晔

电视剧《叛逆者》改编自作家界愚的同名小说,朱一龙、童瑶、王志文、王阳领衔主演。讲述20世纪30年代动荡时期,正直善良的爱国青年林楠笙师范毕业投笔从戎,成为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的一名特工,在战争和人性的洗礼下,经历艰难的成长蜕变,最终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,转变成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。

一部好的作品,应该以人物推动故事自然发展,服装、化妆、道具等等,都应服务于塑造人物这个中心。本剧把林楠笙逐光而行、坚定信仰的成长过程表现得极有层次,自然合理。观看本剧,可以忽略剧情存在的漏洞,更着重关注那些影响林楠笙的信仰之光。

光之一:恋人朱怡贞。其父是上海有名的金融家,却宁愿舍弃一切,加入共产党,只为追求民主自由与平等。在相处过程中,与林楠笙志趣相投,用自己的言行悄然影响他,在斗争中携手并肩,有了共同的信念。朱怡贞是照向林楠笙的第一缕光。

光之二:好友左秋明,特训班同学。因为叛徒出卖,危急时刻舍身掩护林楠笙,腹部中枪被捕,在医院毅然撕开自己的伤口,血尽而亡,壮烈牺牲。得知左秋明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,林楠笙内心被深深震撼,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,由此向光明迈进了一大步。

光之三:亦师亦友顾慎言,特务处上海区档案室主任、副站长。表面上不思进取,心思都在吃喝上,却是共产党潜伏在军统的重要人物“邮差”,遇事沉稳冷静,观察细致,思维敏锐。林楠笙不自觉地被其吸引,越走越近。林楠笙迷茫无助失去方向时,顾慎言对他说:“你的信仰不应该依附于任何一个人,在我看来,信仰就是在不断实践和战斗中得到检验,最终方能达到坚定。”顾慎言不急不躁,让林自己提升认识,将信仰与实践结合,让信仰在心中扎根。当面临危险顾慎言拒绝撤离和营救,从容赴死以保全同志和潜伏战线,林楠笙终于跨出了关键一步,奔向光明——加入共产党,接替顾慎言成为新的“邮差”。

电视剧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表现不失偏颇,两党内皆有贪生怕死者,但那些意志坚定、舍生取义之人是默默影响着林楠笙的星火之光:引爆炸弹救同志的书店老板、宁死不屈的裁缝铺伙计、冒死刺杀日本军官不足20岁的小伙子,还有牢记“君子临危不忘义”从容赴死的上海区电讯科长,始终坚持抗日的特工……他们在黑夜中默默发出微光,为林楠笙照亮前行的征程。

有了好的剧情主题,还需要上乘的表演来支撑,二者缺一不可。本剧依然采用了“流量+戏骨”的模式,但避开了流量展示颜值、戏骨负责演戏的俗套,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。

最早熟悉朱一龙,是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中的齐家小公爷,温文尔雅,优柔寡断,还有一丝丝脆弱感、忧郁感。林楠笙一角完全颠覆了观众对他的固有印象,他跳出了甜宠和青春偶像的舒适区,也是对自己演技的一次考验。

可以说朱一龙较好地完成了对林楠笙的塑造,对角色惶恐、迷惘、坚定、勇敢、隐忍等复杂内心戏的处理比较到位。网评朱一龙的睫毛既好看又会演戏。他的确善于用眼神,眼里有光:作为特工新人的青涩、执着,对朱怡贞的欣赏、爱慕,假扮大学助教时的澄澈、干净,得知陈默群投敌时的失望、伤心,对前途迷惘时的颓废、无助,对日军的愤怒、憎恨,目睹同志牺牲时震惊、难过,以及终于找到方向时的欢欣,“叛逆”后的坚定……他眼神有变化,眼里不空洞。

演技派的王志文也曾是小鲜肉,标准的文艺青年范儿。如今衰老得让我这个铁粉倍觉伤感,但他的表演更加细腻自然、不露痕迹,掌控节奏能力超强,有他在,剧情“稳住”就有保障。

剧中多次提到惠特曼的《草叶集》,朱怡贞在课堂上背诵《海流集》,和林楠笙共同吟诵《给军舰鸟》,连林楠笙入党后的密码本也是《草叶集》,还有贯穿全剧的主题音乐柴可夫斯基的《四季:船歌》,都给这部红色剧增添了古典主义的浪漫色彩。



唱支山歌给党听

□陆小鹿

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,CCTV播放了一则快闪活动视频——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

镜头从福建龙岩的古田镇开始。在革命圣地古田会议的会址,一名“小红军”吹响号角,田野远方奔来一群同样装扮的“小红军”。“唱支山歌给党听,我把党来比母亲……”来自福州小茉莉合唱团的9岁小朋友,领唱起这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,嘹亮的歌声勾起我对童年的回想。

记得小学音乐老师讲过歌曲背后的故事。这首歌的歌词是作曲家朱践耳从《雷锋日记》里看来的。但歌词并非雷锋所写,而是雷锋手抄摘录下来的诗歌。诗歌的原作者“蕉萍”是一名抗美援朝的军人,凯旋转业后分到了陕西的一个矿上。从农家子弟成长为新中国的煤矿技术员,他倍感自豪,于是将对党的一片感激之情,倾注在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诗歌里。饱满真挚的情感共鸣了雷锋,也共鸣了祖国大江南北的男女老少,同名歌曲一经面世就广泛流传,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。

快闪活动邀请到当地的退伍老兵、援鄂医疗队员、女排国手……戴着红色围巾的歌手平安带领大家唱起歌曲的高潮部分:“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,夺过鞭子,夺过鞭子揍敌人!”铿锵有力的歌声划破古田的天空,也感染了荧屏前的我。抚今思昔,如今百姓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,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

听着这首歌,我联想起另外一首歌,才旦卓玛的《再唱山歌给党听》,曾在某卫视的春晚上,看到廖昌永和理塘藏族小伙丁真珍珠演绎过。雪域高原,壮丽风光,骑着白马出镜的丁真,用藏语唱起《再唱山歌给党听》。虽然我听不懂藏语,但第一感觉真是动听极了,洪亮、辽阔,美如天籁。廖昌永是“60后”,丁真是“00后”,两人年龄跨越了40年,却唱起了同一首歌,经典歌曲,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沉淀。

最近,我家70多岁的公公,忙得不亦乐乎。他是区老年合唱团的团员,为庆祝建党100周年,艺术团紧锣密鼓地排演节目。他参与的合唱组要上台表演三首歌,其中之一便是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每当他在家练唱时,我就会跟着轻声哼唱,几十年时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着歌词。每每唱到“我把党来比母亲”,内心就激动无比,仿佛重现孩童光阴,戴着红领巾的我在作文里一笔一画认真写道:“生在新中国,长在红旗下,我是多么幸福啊。”

新视听

风的使者

丁真珍珠

制作人曾檐在行走中采集自然界多种空间环境声波样本,结合特殊藏族传统乐器以及多方位新概念个人乐器发明,配合丁真的独特声线,绘制出新能量的疗愈温暖之声。丁真希望用最简单的视野带给这个环境一些不一样的温度和力量。



HAVE A NICE DAY!

魏如萱

魏如萱从创作人、歌手、电台DJ到演员的多重身份,她形容自己像是爬楼梯般,每一步都走得踏实。“不论快乐或悲伤,过好生活就有灵感”,是魏如萱谈创作与生活的感悟。更专注现在,储存好运,我们都在往好的方向前行。



1921

黄建新/郑大圣导演

影片以时代“横截面”视角切入,聚焦1921年前后的故事,全景式重现了百年前波澜壮阔、开天辟地的历史时刻——来自五湖四海平均年龄仅28岁的热血青年们,突破国际各股复杂势力的监控和追踪,聚集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,见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。



革命者

徐展雄导演

1927年4月26日,距离李大钊被执行绞刑还有38小时。此时,我党各力量仍在积极组织着他的营救行动,而敌人也在千方百计对他施以酷刑,但依旧毫无进展。焦灼之时,一个年轻警察进入狱中欲对守常先生施以新刑,而关于守常先生一生的革命回忆,也就此拉开帷幕。



红色电波永不消逝

□尹画

最近,影院展映了一些优秀老影片,我去重温了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,黑白片,记得小时候看过,男主角是孙道临饰演的。影片时长110分钟,全程引人入胜。

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,必定拥有它的独特之处。反映战争时代的影片,绝大多数会将视角聚焦于前线军人,但实际上,打赢一场战争,除了英勇奋战的前沿部队,还离不开后方战斗者的默默支援。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的独特之处,就在于将视线投向不为人知的后方报务员,以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地下电台工作者作为故事讲述的切入点。

军人都希望能走上一线战场,中共党员李侠也不例外,他原本的心愿是想待在前线打仗,可当组织打算将他派往敌占区上海从事地下电台工作时,虽然心中有一丝遗憾,但行动上李侠没有一丝犹豫,他当场就表态:“只要我的工作对党有利,让我去哪我都没意见。”

当年,地下工作者常以假扮夫妻的方式来掩护工作。组织上挑选了进步纺织女工何兰芬,作为李侠的“妻子”。初始,兰芬心理上无法接受这种战斗的方式,她觉得不能走上第一线战场谈何战斗?李侠对她说:“无产阶级战士,要学会在任何条件下作战。”并告诉她,情报在战争中是很重要的信息,外面流传的报纸上的信息就是通过他们发出去的。电台工作是党的眼睛、党的耳朵,随时随地都在侦察敌人的阴谋活动。

白天,他们出双入对,从事对外的社会职业来为身份打掩护。李侠先后做过湘绣题字匠人、无线电修理员和杂货铺小老板。晚上,则躲进密不透风的阁楼里,戴上耳机,成为秘密发报员,工作到凌晨。在李侠的指导下,兰芬也学会了发电报,并明白了地下工作也是一种战斗。患难见真情,两人在朝夕相处中,结成正式夫妻,并生育了一个孩子。

有战斗必有危险。一旦地下工作者被识破身份,就会陷入命悬一线的危境之中。李侠曾两度被抓进监狱。影片中,重现了当年监狱里逼供的酷刑——老虎凳。李侠双手被绑,被固定在“老虎凳”上,脚下被不断垫进砖块,一块、两块、三块,李侠痛得大汗淋漓,但仍咬紧牙关,守口如瓶,毫不屈服。而一些受不了酷刑的则沦为了叛徒。

影片中,还看到了一些如今已经消逝的物品。片中有个场景,是把小纸条塞在“老虎灶”的热水瓶盖上传递情报。“老虎灶”,是过去江浙一带提供热水的公共场所,小时候我家附近也有“老虎灶”,如今已经很少见了。除了通过热水瓶传递信息,地下工作者还借助打火机、香烟盒、老大昌蛋糕等来传递信息,影片为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补上了一课。

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迎来黎明之时,李侠接到两份绝密情报,组织要求他在24小时内发完电报。这次工作之时,李侠的秘密电台被地毯式排查的敌人侦测到了信号,听到脚步声的他命令妻子带着儿子马上离开,自己仍坚守岗位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。敌人冲上楼的最后一秒,他吞下了电文,并发出人生的最后一份电报:“同志们,永别了,我想念你们。”彼时彼刻,收到情报的延安战友们个个面色凝重,而坐在影院里的我不禁热泪盈眶。一部电影好不好,衡量的主要一点就是情感是不是饱满,能不能触动观众的内心。

影片中的李侠形象,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,他的真实名字叫李白,如今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里。李白烈士牺牲于上海解放前20天,终年39岁,虽然人生短暂,却书写出不朽的华章。胡歌曾在文化节目《故事里的中国》里,以话剧的形式展现过李白烈士的生前事迹。他说:“烈士的一生就像一根火柴。他一直潜伏在黑暗里,当我们划亮这根火柴的时候,也预示着他的生命要走到尽头。但恰恰是这根火柴点亮了新中国的光明。”一部优秀的战争影片,其最大价值在于让观众铭记历史,铭记英雄,让身处和平时代的今人深深了解到幸福生活不是凭空而来的,它是无数革命先烈在刀锋火焰上为我们拼来的。